

静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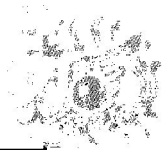
高尤 著 南海出版公司

诗话

高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虎符/高光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8.12

ISBN 978-7-5442-4147-2

I. 孔…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2303号

HUFU

虎 符

作 者 高 光

责任编辑 阎小青

特约编辑 赵馥琼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s@yahoo.com.cn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46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147-2

定 价 32.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8	第三章	013	第四章	018	第五章	022	第六章	027	第七章	037				
第八章	045	第九章	055	第十章	071	第十一章	083	第十二章	097	第十三章	107	第十四章	118	第十五章	122	第十六章	141

序

CONTENTS 目录

第二十五章	263	第二十九章	338
第二十四章	246	第二十八章	323
第二十三章	235	第二十七章	307
第二十二章	211	第二十六章	285
第二十一章	193		
第二十章	177		
第十九章	168		
第十八章	158		
第十七章	149		

第一章

DIYIZHANG



如姬的车回宫，路过东门。东门那儿塞车，人很拥挤。

如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打发车夫去问，车夫问了好一会儿，回来说：“王妃，过不去了，是信陵君在这里拜访夷门使者呢。”车夫说：“东门有个使者，专管开门关门的，是个老人，叫侯嬴。他手下管四个老兵，白班两个，夜班两个，看守大梁城东门。官太小了，没人认得他，他自称‘大梁夷门使者’。无忌公子来拜访侯嬴，来了几次，他都不见。公子只好站在门口，静静等着，这样一连站了三天啦，人都围着看呢。”

如姬也来了好奇心，说：“你把车赶回宫，我带寸儿走回去。”

车夫叫：“不行啊，不行，走不过去啊，你们……”再看如姬，两人走得没影儿啦。

东门里有一间小屋子，门前站了很多。如姬挤到了前面，她可不想让信陵君看到她，就躲在人背后吧，看他干些什么。只见门前站有许多人，这都是些壮士，腰里插剑，背着皮鞘马甲，静静地站着，护着。小屋前空地上，站着信陵君，呆呆地站着，像木头。如姬数一数，光是那些站身后的人，两排就足有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都有一个标志，左臂上有一只绣鹰，有红色的，有黄色的，还有紫色的。

“这东门使者牛啊，让信陵君等这么久？”



“不光公子来了，三十六鹰也来了。三十六鹰齐飞，就是大王与齐王湓池一盟，也没这阵势。”

“看那边，还有七十二客呢。”

后边果然有七十多人，围绕房子站成两圈，他们身后才是那些威风凛凛的大汉。信陵君无忌公子为了看望东门使者，竟出动了几百人。七十二客中间有人不耐烦了，抬头看，信陵君仍是那么毕恭毕敬地站着，不由得愤恨，只要七十二客中去一人，眨眼工夫就能把侯嬴揪出来，扯他跪在公子面前。

“来了三天啦，这会儿，太阳又要落山啦。”

“他还不出来？大名鼎鼎的天下四公子之首信陵君来了，他敢这么不敬？”

“听说信陵君要求侯嬴指教富国之策呢。”

“他有什么富国之策，只管四个老兵啊，老得走都走不动，别扯了！”

信陵君不动。

有事儿的人走了，没事儿的人等着，等着看哪，信陵君守了三天啦，总得有个结果啊。如姬心想：这个“王八蛋”干什么？来这里等一个老头子，吓坏了他吧？老头子在屋里躲着，也不是个事儿。他就出来得了呗，省得这么多人看，像看猴子似的。

信陵君不动，三十六鹰更是纹丝不动。信陵君回头，说：“你们累了，回去吧，无忌尊敬侯先生，愿在这里等。”

没人敢动，无忌公子是主人，主人不走，你怎么走？三十六鹰左首一人是个矮子，他一揖道：“值得公子等三天的人，我们也想见识见识他的本事。”

信陵君点头，说：“这是第三天了，如果先生不出来，你们可以走，无忌不能走。”

如姬一愣，你不走，还等一晚吗？信陵君随口吩咐：“准备明烛，夜里，我继续站在这里，等候先生。”

七十二客中有人飞身而去，准备明烛，夜里当用。

如姬想走了，无趣啊。忽听得欢呼声四起，城门为之颤抖。原来那间房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老头儿，有六十来岁，脸色红润，身着一件洁白长衣，对信陵君一揖到地：“公子请了！”信陵君忙也一揖到地：“幸得侯先生不弃，无忌万分高兴。”

侯嬴一出来，三十六鹰和七十二客都恨之人骨，就这么一个老头子，叫上百人



在风中站了三天？他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本事？看看啊。这一百多人的眼光要把他挖死，瞪圆了眼珠子瞅他，要冒血。侯嬴对这一切都装看不见。他对信陵君笑：

“公子找老朽有什么事吗？”信陵君说：“无忌真蠢，只听得外国哪儿哪儿有贵人，怎么不知道东门便有长者？真叫世人笑话了，看田文赵胜他们，决不会像无忌这么无用啊。”

如姬看信陵君，他这会儿的样子好严肃，好正经，是个国家栋梁的样子，大义凛然，为国家大事，忧心忡忡，他看侯嬴那眼色，像立春没得雨的一棵苞米苗苗儿，像个三天没吃奶的娃娃，急着呢。他恭恭敬敬给侯嬴一揖，说道：“侯先生，不怕辱没了您，就请上车，无忌自当牵马，领先生去无忌家里，当面向先生请教啊。”

侯嬴说：“好，好！”

信陵君亲自打开车围板，放下侍凳，扶侯嬴上车。

看侯嬴上车那样子，真是老朽，腿也颤，手也抖，眼神左右一顾，有几分得意，又郑重起来，挺直了干瘪的胸脯，坐在车上。驭者等信陵君上车，可信陵君却亲手扶起车凳，打好围板，对驭者道：“好了，我们走！”信陵君不上车，只是扯着左骖白马马缰，向回走。

这还了得？信陵君亲自为侯嬴牵马？三十六鹰看着，更是愤怒，恨不得把车上那个老朽拉下来，扯他脖子，生劈了他！可公子对他恭敬，你有什么法子？只好跟在车后，没一个人乘车，都跟在车后走。三十六鹰站成六排，红鹰在前，紫鹰紧跟，黄鹰随后。三十六鹰之后，便是七十二客，也是六人一排，紧紧跟随。这三十六鹰与七十二客大都是有车的，车子就跟在后面，远远地排了一大溜，走也走不完。这一百多人之后，又是一些大汉，十个八个一排，跟着走。

如姬看他们走了，就要回王宫去了。一个人对她作揖：“是王妃如姬姑娘吧？”

只有一个人这么称呼她，就是那个“王八蛋”。如姬心里一紧，她看着那人，不出声儿。那人又一揖，说：“信陵君要小人送如姬姑娘回王宫，这里有车。”

如姬想：那个“王八蛋”看见我啦？他什么时候看见的，他头不抬，眼不睁的，怎么能看见我？

从东门到信陵君的“紫云府”，有十几里路，都是大梁城的热闹去处，许多

官宅、商街都在这条路上。这条长龙般的队伍向前走，只能追随着信陵君的脚步，他走得很慢，眼睛向前凝视，看街，像是一个很负责任的驭手、一个小马夫，在看路面平不平，担心马走得不好，别颠了大人物侯嬴。侯嬴正襟危坐，看也不看信陵君，一双昏花老眼望着远处。远处是官宅、城楼，弯弯曲曲的街道。他这么个老朽，怎么配由信陵君牵马引路？信陵君是什么人？天下七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之中最有名的名人，不是各国的国君，而是名震天下的四公子！四公子是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四人。这四人的名望，任谁也赶不上啊。就是魏安僖王给你牵马，也比信陵君给你牵马让世人好受些。信陵君忧国忧民啊，魏国虽强，但还是夹在几国之中，可怕啊。信陵君是国家干城，大魏百姓是死是活，活得好活得坏，就看他了。侯嬴算什么东西？信陵君拉车，他也敢坐？大梁城都震惊了，官员、商人、庶民拥拥挤挤，来看信陵君。

信陵君的身体很强壮，养得白白胖胖的脸上流下汗珠，他一步一步地走，根本不抬头看人。路很长，真的很长啊，信陵君右手牵着马缰，他有些后悔，为什么不直接扯着马辔头，那样他会靠着马头的力量，扯动他走，能轻松些。他想长长地扯着马缰，可以走得好看些、潇洒些，这样他就太累了。十几里的路，原想可以走得很快，但走不快，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信陵君的脸上汗多了，手扯缰绳，他想：这是上战场，是上战场。做四公子之首，不容易。四大公子中，春申君黄歇很有钱，他的使唤丫头的鞋上都嵌一粒大珠子，信陵君比不过他。平原君赵胜刚勇，一人就能抵得几队军马，射箭、博弈都很精通，在赵国被称为“风流公子”，信陵君也比不过。孟尝君就更可怕了，他的食客就有三千多人了，三千人，可编成一支上下两军的队伍啦。据说孟尝君手下什么样的人才有，信陵君更比不过他。但各国传评，四大公子之首，竟是他信陵君。这原因很简单，信陵君有条优长，是三人谁也比不上的，那就是“礼贤下士”。无论是什么样的王八蛋，只要他肯来，一定收留。

到了，到紫云府了。信陵君停了，他放下马缰，真想去歇息，很累啊。但一回头，过去打起车板，放下车凳，一揖道：“请侯先生下车，进府议事！”

侯嬴下车，在他身后慢慢走，进了府，走到了内室，看到大椅子，就去急急坐下。他喘得厉害，大声道：“累死我了，累死我了！”信陵君看他，如看一个怪物。侯嬴坐在椅子上，看信陵君。他斜着眼，眼珠子瞪大，但用劲儿半天，还是眼



皮耷拉，眼球浑浊，说：“我看不清你长什么模样……”

信陵君一揖，说：“侯先生，魏处几国之中，虽说富强，可也有大患，先生有什么法子教我？”

侯嬴摇头：“我可不懂这个。”

信陵君说：“听说先生用四个老兵，东门每时都有三人值岗，另有一个闲暇，可是如此？”

侯嬴点头：“不错啊。”

信陵君的脸色不好看了，这个侯嬴骗了他，拿他信陵君当傻瓜啦。他悄声细语：“侯嬴，你是一个王八蛋！”信陵君扑上去，把侯嬴掐在太师椅子上。侯嬴老了，身体靠在椅子上，被信陵君一把掐在咽喉上，呃呃了几下，就没气儿了。

信陵君这才坐下来，想想该怎么办。

信陵君正后悔，那边椅子有动静了，侯嬴“呃呃”地又活过来了。他瞪着一双眼睛，看信陵君：“王八蛋，王八蛋！”

信陵君还想上去掐他，想告诉他魏国只有一个人可以叫他“王八蛋”的，但那个人可不是他这个老朽侯嬴！他刚想扑上去，侯嬴哭了，哇哇哭。侯嬴哭起来像个孩子，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王八蛋，我蹲在房里三天，怕你等着急，才出来，你怎么不想杀死我？”

信陵君忍不住大乐，让他在门外站了三天，还说怕他等着急了？信陵君逼近了他，看他。侯嬴说：“你请我来做什么，是不是请我喝酒？”信陵君好久才说：“对啊，对啊，我就是想请你喝酒。”侯嬴眉眼都笑，他愿意喝酒。

信陵君摆摆手，示意侯嬴去一边站着。

信陵君说：“你得装，装深沉，懂不懂？”

侯嬴笑了：“装？公子，装我会，在东门来来去去，什么样人我没见过，可深不深，沉不沉，我就知道了。”

信陵君摆摆手，叫他过来：“有人说话，你只笑不语，表示你明白。这样，会不会？”

侯嬴说：“好，我明白，明白。”

信陵君乐：“有人问你，你只会意地笑，不回答他。这个问题，不值得一答。”

侯嬴装佯儿：“对啊，不值得一答。”

信陵君笑：“有人对你行礼，问你治国良策……”

侯嬴挺胸说：“不……不值得一答，不理他！”

信陵君说：“你只说，国家大事，要行在心，动在军，不能说在口里。”

侯嬴说：“国家大事，要行在心，动在军，怎么能说在嘴上？”

信陵君说：“好啊，好啊。大王问你话，你怎么答他？”

侯嬴大声说：“国家大事，怎么能说在嘴上？”

信陵君说：“胡扯！大王问你，你只能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再问，你就说，老臣对信陵君说过，信陵公子，你来说说看。”

侯嬴傲然道：“对啊，对！你说，你说说看。”

信陵君说：“你重说一遍！”

侯嬴装深沉：“大王，此事老臣已对信陵公子说过了，信陵公子，不知你明白了没有，说说看。你说得不对，我给你补充。”

信陵君说：“补充什么，不要说这句话。”

侯嬴忙赔笑：“你说得不对，我不要补充。”

信陵君说：“你懂个屁！我说得对不对，你知道吗？”

如姬笑，笑没了朝臣的魂，这个女人可真迷人啊。看她一动一飘，柔似无骨，女人怎么是这个样子？从没见过。但你一见了她，便知道女人该是这个样子，这样的才是女人。如姬讲信陵君立在小屋前，侯嬴走出来，上了他的车，一排排人跟着走，她的车走不过来，比比画画，笑得天真：“大王，那个侯嬴欠信陵君的钱吗？”

众朝臣看她，光长花瓶子脸蛋，没长脑子，这个女人不可怕！

安僖王说：“好了，你进宫去吧。”

如姬风骚地看众人一眼，人人以为她是在看自己。她身子旋几旋，扭几扭，才进宫去了。她一边走，心里还很兴奋，身子是湿的，不知是累，还是快乐……

安僖王夜里来她宫中。

安僖王不让她自己脱衣服，为她做一切，他做起侍候人的活儿，可真是利索极了。他可以做侍女，可以做个郎中，只不该做魏王，偏他就是魏安僖王。

安僖王说：“你回家啦，家里人好吗？”如姬流泪，安僖王大是吃惊：“别哭，别哭啊，你一哭我就心烦了。你家里人怎么样？”

如姬哭了，在床边光着膝盖跪下，肉疼，骨头更疼，她流泪说：“大王，他们杀了我爹爹，大王，您可要替我报仇啊！”

安僖王一脸关切：“谁啊，谁敢杀了你的亲爹？你爹，你爹不就是我爹吗？谁敢杀他，砍了他！”

如姬扑在安僖王身上，用乳磨他，哭得娇啼啼：“大王，是您的四个卫士杀了我亲爹的，他们叫疤虎、笑虎，那四个人还要奸污我！”

安僖王抚摸她：“扯淡，明天大王砍他们的头！”如姬心里高兴，安僖王是她的男人，他肯做主，立时就会砍了那四个恶人的头，用他们的头去报祭老爹。老爹瞎了半生，教她唱曲儿，不容易啊。明天她要去祭奠爹娘，告诉他们，她在宫中活得很好，要他们放心。

安僖王这一夜很狂，他先要如姬唱曲儿，唱一些民间的俚曲儿给他听。又一边听一边啃她的乳房，啃得她泪眼汪汪，她得忍着，安僖王会为她报仇的。

第二章

DIERZHANG



信陵君在前，侯嬴在后，信陵君越走越矮，侯嬴越走越高。

“这位就是魏国奇才侯先生，听说信陵君请教他治国谋策，讲了一天一夜呢。讲得信陵君不觉间就挪过去了，膝盖都顶到一起去了。”

“哎呀，那不是促膝谈心吗？”

“就是啊，说是不光强魏，连一统天下他都有招法呢。”

“怪不得，看信陵君，越走越谦卑；看人家侯先生，越走越挺胸抬头。”

侯嬴心里得意。信陵君低着头，小声嘟哝着：“石子，石子儿！”侯嬴没听见，王宫殿外都是岩石磨成的大方块儿，一路平坦，哪有什么石子？不小心，差一点儿绊了一跤。

原来信陵君低头走路，是有好处的。

上殿前了，信陵君悄声说：“你站在这里，低低头，不必太低，只是做做样子就行了，我上去禀明大王。”

信陵君上殿去，跪禀道：“大王，魏国洪福，大王洪福，天生奇才侯先生，竟在我大梁，任我君臣一仰大才！如今侯先生在殿下，请大王圣裁！”

安僖王也真想看看，信陵君这么急忙忙弄来的“宝贝”，有什么了得的本事？安僖王道：“裁什么裁，叫他上殿来就得了。”



侯嬴一步一步上来，跪拜，山呼万岁。举止稳重，是个见过世面的主儿。

众臣看这侯先生，越看越觉得高深莫测。看人家那样子，那叫胸有成竹，举止得当，雍容大度。一看就知道，是个有本事的人。安僖王看信陵君，心里在骂：王八蛋，你闹得东门交通堵塞，就弄这么个老朽来骗我？这老头子牙也快掉光了，腿也哆嗦了，干什么干不了，比八十岁垂钓磻溪的姜太公都老，他能干什么？安僖王对侯嬴笑：“侯先生久居大梁，犹如龙在深渊，寡人这么近，不能亲近，这可是寡人的罪过啊。”

侯嬴一礼：“大王，东门宽阔，臣心也散，就不曾惊动大王。”

安僖王看侯嬴，问这老头儿什么呢，他知道什么？一个看门的老家伙，能知道什么国军大事？说啊，说吧。

侯嬴：“大王，臣可以东门之使来说大王。”

安僖王笑笑：东门有什么狗屁事儿可说？但他只是笑笑，并不说破。

侯嬴说：“大王，东门有杠子，又有钥匙。杠子压上，门便关了；杠子拿下来，门就开了。做个管东门的守官，你说我是乐意杠子压在门上，还是乐意拿下来？”安僖王看侯嬴，这算什么狗屁问题？他回头看众人：信陵君正十分恭敬地听着，众臣也都很郑重，看着侯嬴，恭等答案。就笑：王八蛋，可不能让你把大王看扁了！你玩深沉，大王也跟你玩啊。

安僖王笑：“好，好，愿听侯先生高论。”

侯嬴说：“要是来人少了呢，我就愿意早早把它拿下来，要是一大早人多，我就不乐意拿了，等吧，等人再多，人聚得多了，我才慢慢下命令开门，很深沉，说，开门！”

众臣喝彩：“好啊，好！果然高深，果然高深！”

安僖王看侯嬴，这个老朽，老了老了，还来骗我？我叫人砍了他的头，这些朝臣满脸都是害怕，一定很好玩啊。只是无忌这个王八蛋会笑话我，昨天他摆了一阵子功夫茶，可就全完蛋了，这个王八蛋，我要不要教训他呢？

两人似两只斗鸡，安僖王像一只声色不动的斗鸡，无忌像一只很谦虚的斗鸡。斗鸡嘛，谦虚也只是暂时的，一斗起来，就咬肉。

无忌笑：“大王，请借一步说话。”

两人到了殿后，无忌悄悄关上门。安僖王用手指勾，勾他过来，凑在耳边说：“你个王八蛋，弄个老掉渣儿的老朽，来糊弄我？”

无忌也低声说：“谁不知道他是个老朽？你当我比你傻？”

安僖王用手指扯他的耳朵：“无忌，你这个王八蛋，我杀了你！”

无忌笑：“说了几百遍了，从小就天天说要杀我，为什么总不杀？”

安僖王冷笑。无忌说：“不许扯我耳朵！我最恨人扯我耳朵！”

安僖王说：“王八蛋，你说，我要杀了这个老朽，你是不是没面子？”

“你不会杀他的，他是个大人才，你会恭恭敬敬地送他，说你受了他的教育，茅塞顿开，你会永远请教他，会送他二十个宫女，送他三十匹锦缎。而且不让他离开东门，让他回去做东门使者！”

安僖王牙根咬得咯咯响：“无忌，你这个王八蛋，你弄一回，糊弄我一回，这回我可不听你的了，我砍了他，让你在大梁城成为笑柄！”

无忌瞧他，像瞧一个傻瓜，轻声道：“大王，我的食客昨天跑了五个，跑到楚国去了。楚国有什么好？是云梦泽的鱼比淮水的鱼好吃？楚国天儿热好？不是，是黄歇那个王八蛋太有钱了，他蓄了二千五百死士，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安僖王拍手乐：“好啊，好啊，无忌，你那些狗屁死士全都跑了才好呢。大梁城没了这些贼，清静多了。”

无忌说：“不弄点新景儿出来，人就跑光了。你当我乐意在大街上走十里路，给这个老朽拉马？我一牵马，可就把那些闲来打食的家伙留住了，他们都会跑到魏国来，大王再送他两辆车，送他宫女，食客们便不会跑了，魏国也安全了。”安僖王乐：“你那些狗屁死士不在大梁城逛，魏国才安全啊。那个侯嬴什么都不是，你恭敬他做什么？”无忌乐了：“对啊，他什么都不是，但他不怕上殿，不怕见大王，他是个无赖啊。”

安僖王生气了：“要无赖做什么？”

无忌说：“大王不说他是无赖，谁敢说他是无赖？”

魏安僖王看信陵君，这小子是个王八蛋，是个街头无赖。安僖王心里想了一千遍一万遍，如何杀死这个无赖。可怎么一见了，他就杀不死他呢？他是个臭无赖、王八蛋，不杀了他，安僖王睡都睡不着啊。可这王八蛋又弄出一个侯嬴来，一个牙缺了大半，话也说不太明白的老朽。为什么还要赏他三十匹锦缎，还要送他二十个宫女？怕是谁也看不明白。魏安僖王也乐了：王八蛋，弄就弄吧，给他二十个宫女，选几个看不上的，要清出宫的，送他，送他。他个老王八蛋还能玩得动吗？给他，给他，锦缎有的是，拿三十匹去吧。

无忌恭请大王坐下，安僖王很威严，看了看众臣，对啊，众臣还是莫测高深，不知所措，真的不知道安僖王会如何对待这位大贤士侯嬴。猜不透君王心，臣子就战栗啊，君王可有雷霆之怒呢。安僖王咳了几声，殿上百官都等着，等着安僖王说话。

安僖王想骂他们一顿，骂他们傻瓜，骂他们是王八蛋。可他们连王八蛋也论不上，只是一群傻瓜。安僖王笑了，傻瓜多好，不用操心太多，你只要提防无忌这个王八蛋就行了。安僖王笑嘻嘻地说：“无忌公子敬贤礼士，在我大梁城寻找出侯先生这般大才，真是魏国的大喜事啊。只是侯先生这般大才，是不是要上朝来，天天与客人谈钥匙啊、门闩啊什么的？”信陵君一揖，说道：“大王，侯先生大才，不可委他朝中理事，就烦侯先生自住他那边小草屋。有什么大事，无忌上门去请教好了。”

侯嬴低头不语，心里骂信陵君是王八蛋，王八蛋！但他一抬头，仍是那漠然神色。安僖王看他，心里也一赞：老朽行啊，也装得深沉！

安僖王道：“信陵君所奏极是。只是侯先生大才，不能委屈侯先生在朝中做事，但大王不赏赐侯先生，天下能人贤士会笑我魏王的。来人！送侯先生二十名美女，再送侯先生三十匹锦缎，送侯先生回东门！”侍者应命，回去后宫，赶忙把那二十个宫女找齐，带回殿上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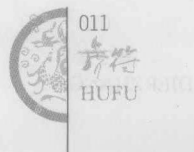
安僖王一见，不由生气：“不行，不行，宫中勤俭，也就算了，可到侯先生府上，是一大喜事啊。让她们去洗个澡，梳梳头，梳二十个不同的发髻，再带她们上车，请信陵君亲自送侯先生回府。”

二十个宫女乱成一团。

还梳什么头啊？女为悦己者容，你的男人喜欢你，才甘心为他打扮啊，装饰啊，洗澡啊，修脸啊，做这些，也好累呢。

“我不去，我不去，那个老头子家里只有三间破草屋，没吃没喝的，有什么好，非去他那里？”

没声音了，因为她们看到了信陵君无忌公子，魏国最有本事最漂亮最迷人的男人信陵君无忌公子来了。宫女们都很激动，心咚咚跳啊。正在洗浴的，不起来了，让真男人看看，她们是好女孩子，就这么送给了一个老头子，太不甘心了。要是信陵君要了她们，那有多好？梳头发的不梳了，洗浴的只在抚摸自己，让信陵君看看



吧，看他动心不动心？

信陵君进来，正一正一个宫女的发髻。宫里的宫女，所有人的发髻都一个样子。大王把她们送与侯嬴，才可以这样簪发髻的。信陵君说：“你再梳这种发髻时，注意后面的头发要扯紧，这才站得牢实。”那个宫女哇地哭了，伏在信陵君的手背上哭，哭得很伤心。宁可去侍候信陵君，哪怕只是在紫云府里做一个粗使丫头，也比侍候侯嬴强。二十个宫女都流泪，她们出宫了，大王不要她们了，这才是真的。

信陵君去撩水，把水与花瓣都擦在宫女的乳上，水热，但停不住，直淌下去，落在桶里，发出哗哗的声响。信陵君说：“大王命你们去侯先生那里，你们很难过，其实应该高兴才对啊。”

一个宫女忍住泪水：“信陵君，到你那里，才是天堂，听说公子对家里所有人都和气，待他们好。为什么我们没福气，不能侍候公子？”

信陵君很严肃：“你们错了，你们都是魏国人，知道天下争战，死人也多。魏也怕战啊。有一个人才，魏就有力量啊。侯先生是人才，大王才把你们赐给他，你们照顾好侯先生，就是给无忌帮了大忙啦。”

一个宫女嚷：“他一个臭老头子，有什么本事？”

信陵君叹气：“兴周时，姜太公也只是个八十岁的老头子，文王一见，就用了他，当时把宫里的美女赏与他许多哩。”

一个宫女冷笑：“公子，我们可不是大王的美女，大王是不要我们了。”这宫女长得有几分姿色。

信陵君说道：“照顾好侯先生，魏国就有办法，他是一个高人哪。你们听我的，无忌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还有什么可说的？信陵君无忌公子是魏国干城，没有无忌公子，哪里还有什么魏国啊？她们只是一介女流，不懂得国家大事，但也知道，魏国平安，靠的是信陵君无忌公子，没有他，魏国人早当亡国奴啦。这宫女微微一笑：“姐妹们，好好梳洗吧，去做那个老头子的玩具。在宫里也是一样的，想做人家的玩具，还没人玩你哪，走吧。”

只有信陵君坐在这里，看宫女们脱下的衣服，还拿起来嗅了嗅，这衣服好香啊。他想：忘了问这个美女，她叫什么名字。